

少放爆竹 健康过年

旧俗若成公害就得破除

专家认为,民俗从来都是不断消亡与产生的动态过程

今年本市减少四百个烟花爆竹售卖点



本报记者 姜燕

除夕辞旧岁、初五“迎财神”,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活空间的压缩,人们不胜其扰。此外,每年投入的消防、环卫等公共服务成本不菲。近年,空气质量日趋恶劣更令人警醒。

有人说“放鞭炮已成为春节的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是否该去除?民俗专家和社会学者持肯定态度。民俗从来都是不断消亡与产生的动态过程,但移除一种民俗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传承千年的民俗,不能仅靠一纸政令。



除了放鞭炮,过春节还有许多健康的民俗活动(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千年习俗不易改

上海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旧民俗不再适应新变化,逐渐被淘汰,这个社会又产生新的需要,生长出新的民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放鞭炮是过春节重要的文化符号,已传承千年,说明它在中国民间有巨大的生命力,想马上淘汰掉,不是那么容易。”仲富兰说。

他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时,将农历新年去掉,定元旦为新年,从此沿用下去。而中国民国政府成立时,也想将农历新年取消,只过一个阳历新年,并且写进了法律,但始终未能真正执行。老百姓到了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还是要过春节,政府最后也没办法,只好恢复。

他介绍,放鞭炮从宋代开始,在那之前,中国民间传说过年要吓走年兽、山魈,烧竹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后来发明火药,放进竹子,才有了爆竹。中国人不仅过年放鞭炮,遇到喜庆的事也会放鞭炮。

“不能下个行政命令就禁掉。”仲富兰说,去除放鞭炮的习惯要慢慢来,一要让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二要想办法保留年味。“这有点两难。前几年也试过电子鞭炮,但完全不能代替爆竹的喜庆感觉,因为那个硝烟味就是年味,闻那个味,就是过年了。”看来,对不放鞭炮后如何保证年味,还需要民间智慧集思广益。

有法必依是关键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表示:“这件事公众已经关注十几年了,这些年各地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如上海和北京都是指定区域禁放烟花爆竹,但事实上拦不住,这两个原因,一是这个法规大家认不认,二是政府有没有下定决心执法。”

有趣的是,于海本人的观点也在发生改变。“我原来认为,靠法令和民俗硬碰硬来改

变民俗,真的很难。不仅是大家觉得过年不放炮没气氛,而且这件事中涉及到人们的深层愿望,很多人愿意花掉很多钱。”

于海分析,燃放鞭炮的民俗兴起时,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农村里放鞭炮,环境开阔,邻里相识。现在生活的环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村民社区了,一个小区里放鞭炮的人是少数,30%的人在放,70%的人被扰。放鞭炮的人将噪音、烟尘和气味的骚扰加到了陌生人头上,等于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一种自私行为。

“再加上放鞭炮带来的安全、治安和环境问题,几乎每年烟花爆竹厂都会被曝发生安全事故,对禁放烟花爆竹立法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于海说,当一种习俗成了公害,就得破除。

他表示,制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后,关键是执行,燃放的人会不会受到制裁和处罚。

落后风俗应改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燃放烟花爆竹,在过去放开有其合理性,现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质量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在这种新情况下,特大型、大型城市应首倡禁放烟花爆竹。”苏智良说。

“燃放烟花爆竹后,空气像打过仗一样。”他认为,这种落后的风俗应该改变。

“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苏智良曾经做过毒品史的研究,他介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吸鸦片几乎成为中国很多城乡的风俗,家家户户如果不摆烟榻,就被看成另类。红白喜事都要用鸦片烟膏待客。上海在晚清时更被称为“鸦片之都”。

“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倡议禁毒,1909年,在外滩和平饭店南楼还召开了万国禁烟会。”苏智良说,从那之后,很多社会学家和政府部门不断倡议,禁毒运动兴起。几十年

后,毒品在中国就近乎消亡,1952年,中国彻底禁绝毒品,变成“无毒”国家。

“但也要看到,移风易俗要教化国民,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先倡议少放,再到不放,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是最好的结果。”

祈福迷信要摒除

心理学博士、林紫心理机构总督导叶斌说,中国人的迷信思想较重,认为燃放烟花爆竹可以祈福,驱散一年的晦气,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祈福心理根深蒂固。

“不要说传统的放爆竹祈福了,就连现在微博和微信上也经常出现祈福信息,比如今天第一名的发财星座是什么座,如果在几分钟内转发就会怎样。这种无聊的帖子,也被人转得很厉害,迷信和祈福的心理可见一斑。”叶斌说。

闸北区绿化环卫局局长傅凤祥介绍,每年正月初一和初五,环卫工人清扫彩色垃圾时,发现中高档小区和沿街商铺“灾情”最重。叶斌说,这正反映了有钱人的祈福心理,“越有钱,对安全感的需求越强。”叶斌说,一方面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去保护财产,另一方面就会去祈福,如去庙里烧香、放炮驱邪等。

“这是一种心理寄托。”叶斌说,爆竹不便宜,普通老百姓可能就象征性地放一点,有钱人则上万响、十万响地放,“对他们来说,这点钱是小钱,但万一‘有用’,就值了。”

当移风易俗遇上环保意识,一进一退,为啥都那么难?叶斌说,传统观念先入为主,新的观念进驻思想,要有个过程。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被“逼”到一定程度,比如觉得情势发展与自己的生活休戚相关了,才会警醒。

“以前生活在上海的人大多数还是坐着北方身陷霾伏,如今自己也经常被霾所困,对空气质量改变的诉求就会强很多。”

“每年除夕和初五,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少则100多起,多则200多起。”上海市消防局重点处处长刘伟透露,本市虽然目前还没有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特大火灾,但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比如2009年央视新大楼火灾,2011年沈阳第一高楼被烧得只剩框架,2012年杭州旅游节的烟花会事故等,都是烟花爆竹所引发。所以为了应对每年春节大规模的集中燃放,除夕和初五上海的消防官兵都是一级戒备。“一级戒备,就是所有的消防战士,都穿好战斗服,在车库里随时等待出发救火的命令。”

刘伟告诉记者,上海对烟花爆竹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从药量到喷射的高度都有限制,但是一些人为了满足刺激心理,还是喜欢通过非法途径买“大蛋糕”、礼花弹等等,这些在质量和规格上都不达标的烟花爆竹流入市场,在安全性上根本无法保证。有的喷出去上百米,根本无法控制,有的容易发生“炸膛”,造成人身伤害,很多还含有违禁的火药,不环保甚至有剧毒。

“我们非常支持晚报发起的倡议。”刘伟说,上海其实每年都在为烟花爆竹的减量化努力。比如今年,出于安全考虑,减少了近400个烟花爆竹的售卖点,所有与居民楼在同一建筑里的售卖点全部取消。“我们还将烟花爆竹的禁放区域进一步扩大,老式居民区、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历史保护建筑、人流集中的商圈等,都不许燃放。”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六大平台 欢迎继续参与讨论

- 新闻热线:962288
- 新民网“少放爆竹 文明过年”专题 (baozhu.xinmin.cn)
- 新民晚报新浪官方微博: @新民晚报新民网
- 微信:新民法谭(xmft2013) 依好上海 (helloworldshanghai2013)
- 电子邮箱:dzlx@wxjt.com.cn
- 来信请寄“新民晚报群工部” (地址: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环保专家:年年春节污染超标

到183.1微克/立方米,AQI值为233,达重度污染,主因毫无疑问就是受到烟花爆竹燃放的影响。

去年2月14日(年初五)“迎财神”,由于前一天晚上开始吹东南风,风力3到4级,上半夜又下起了雨,因而没有出现严重污染的情况,但凌晨1时和2时,PM2.5小时浓度也增高至269和279微克/立方米。2012年的这个峰值时段,本市PM2.5浓度达362微克/立方米,PM10浓度为395微克/立方米。而2011

年则更甚,因气象条件较差,PM2.5最高达529微克/立方米,PM10的小时浓度最高达729微克/立方米。

那么燃放烟花爆竹究竟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伟介绍说,鞭炮和烟花燃放时会释放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的氧化物等有害或有毒气体,并产生碳粒、金属氧化物等颗粒烟尘。当硝烟弥漫时,这些气体对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损害,对眼睛也有刺激,有的还会

对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或发展起推波助澜作用。另外,鞭炮猛烈的爆炸声也是城市噪声公害之一。不分场合、地点随意点燃鞭炮,很容易惊吓到孩子或行人,对心脏病患者来说,这种惊吓很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同时,爆竹声声之后留下的满地纸屑,也加大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记者了解到,2012年除夕夜至年初一清晨,市容环卫工人共清除彩色垃圾900余吨;去年在本报和环保人士“绿色过年”的呼吁下,这个数字降低为700余吨。而在年初五早晨,2012年申城共清除烟花爆竹垃圾1300多吨,去年同期减少了约300吨。 本报记者 郭剑烽

“一到春节,尤其是除夕夜至年初一凌晨和年初五凌晨两个集中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段,PM2.5浓度总是飙升。”上海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处长任菊萍介绍,“燃放前与燃放过程中两个时间点的空气质量差异很大,相差四五倍很正常,10倍以上的情况都曾发生过。”

2013年春节,2月9日(除夕)白天,全市PM2.5小时浓度平均在20至40微克/立方米;但从晚上8时起,PM2.5小时浓度显著上升,2月10日(大年初一)凌晨2时达到峰值523.7微克/立方米,之后迅速下降,于2月10日下午5时降至国家标准75微克/立方米。2月10日当天,本市PM2.5日均浓度达